



盖达尔选集

GAIDAR XUANJI

少年儿童出版社



盖达尔选集

GAIDAR XUANJI

(第二卷)

少年儿童出版社

編者說明

这一卷收进的《少年鼓手的遭遇》，过去曾譯做《鼓手的命运》。第一卷提到这篇小說时，沿用了旧譯名。現譯名作了修改。

盖达尔选集

(第二卷)

任溶溶 李俊民 梦海 楊永譯

張之凡裝幀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18 1/8 插頁22 字數371,000 1960年12月第1版 196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譯0258 (高、初中) 印数1—5,500(內精裝本500本)

統一书号：R10024·2661

定价：(4) 1.30元



目 录

軍事秘密(任溶溶譯)	1
藍色的杯子(李俱民譯)	135
少年鼓手的遭遇(夢海譯)	173
林中烟(夢海譯)	301
丘克和盖克(李俱民譯)	331
小小說(楊永譯)	371
苏維埃廣場	373
克留柯夫	375
枪彈	377
出征	385
良心	387
鉄木儿和他的队伍(任溶溶譯)	389
一块燙石头(楊永譯)	473
鉄木儿的誓言(任溶溶譯)	481
前綫随笔(夢海譯)	525
共青团的一代,拿起武器来吧!	527
渡口上	531

、 I 、

桥	536
祝你們成功!	544
战争和孩子們	547
前沿	553
信号彈和手榴彈	559
关于各篇的說明	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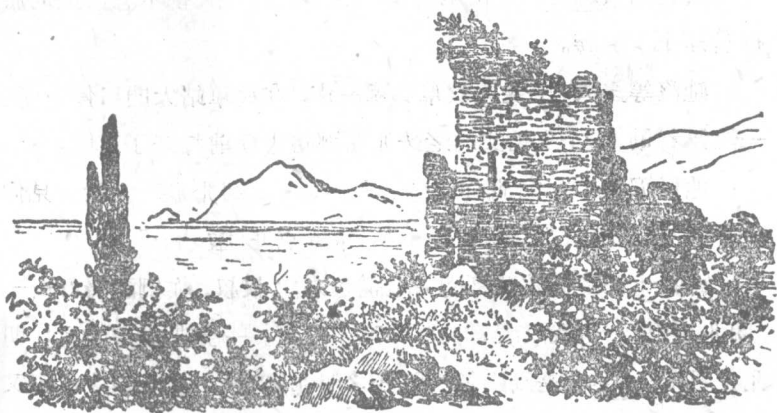
军事秘密

任 溶 溶 譯

德 · 海 金 繪 圖







火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在一个小站上停了两个鐘头，三点半才到莫斯科。这下娜特卡可发了愁：上塞瓦斯托波尔的快車准五点开，来不及去看她叔叔了。

她只好打电话到軍团司令部，請总机接謝加洛夫軍长的办公室。

“叔叔，”发着愁的娜特卡嚷嚷說，“我到莫斯科了！……是啊，是我，娜特卡。叔叔，火車五点开，你說多可惜，眼巴巴就不能去看你。”

叔叔在电话里八成罵了她，只听见她嘤嘤喳喳，象开机关枪似地左解釋右解釋。可后来叔叔一定又跟她說了两句什么，她一下子又眉开眼笑了。

共青团員娜特卡走出電話室，理了理藍頭巾，把不怎么鼓的旅行袋挂上了肩膀。

她沒等多久，一晃兒汽車嘟嘟一聲，在火車站大門口停下了。一位佩着勳章、個子結實的老頭兒在娜特卡面前打開了車門。

他怪娜特卡說：“瞧你這急勁兒！得了，明兒走吧。就聽見你一個勁‘叔叔’哇，‘可惜’呀……‘火車五點開’啦……”

娜特卡又是抱歉又是高興地說起來：“叔叔，你倒說得好——‘明兒走吧’。可我眼看着就整整晚了三天。一会儿是市委說：‘明兒走吧’，一会儿是媽媽忽然叫我：‘明兒走吧’。加上剛才火車又耽誤了兩個鐘頭……克里木、高加索，你去過不知多少回了。還坐過裝甲車飛機。有一回我見過你一張象片。你站在那兒，還有布琼尼，還有幾位首長。可我呢，哪兒也沒到過，什麼也沒坐過，遠遠近近也沒去過。你多大歲數了？都五十出頭了，可我呢，才十八歲。瞧你还‘明兒去吧’‘明兒去吧’……”

“唉呀，娜特卡！”謝加洛夫簡直害了怕，趕緊拦住她嘖嘖呱呱、沒條沒理、連珠炮似的話頭。“唉呀，娜特卡，你多象我那小馬魯霞呀！”

娜特卡只管往下說：“叔叔，你老了。你知道嗎，我還記得你原先是怎么個模樣兒？頭上戴頂黑皮帽，腰間挂把亮光光的長刀，踢馬刺亢亢响。那回你打哪兒上我們家？你胳膊給子彈打傷了。有一回你睡着，我跟隔壁一个小姑娘，就是小薇拉，偷偷把你的刀給抽出來，躲在爐子後面看來看去。媽媽瞧見了，拿起棍子就打我們。我們哇哇大哭。你醒了問媽媽：‘嫂子，兩個小妞哭什

么呀？’媽媽說：‘这两个死了头把你的刀給抽出来了。一不留神，把刀給弄断了可怎么办。’你笑起来說：‘唉，嫂子，我这把刀要能讓这两个小丫頭給弄断，那也太不中用了。別打她們，讓她們看看吧。’叔叔，这回事你还記得嗎？”

“不記得了，娜特卡，不記得了，”謝加洛夫笑了笑。“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还是1919年。那回我从別薩拉比亚^①回来。”

汽車慢慢地开过肉市大街。这时候正赶上大家下办公回家。卡車電車不住按喇叭打鈴。可娜特卡沒一样不喜欢：川流不息的人啦，沾滿灰尘的黄色公共汽車啦，叮叮当当的電車啦。它們一会儿挤在一起，一会儿散开，順着錯綜的路綫各走各的，上远处去，上她不認識的郊区去：上丹高艾罗夫卡，上多罗果米洛夫卡，上索科里尼基，上久菲里林，上馬丽雅林等等地方。

等汽車从拥挤的肉市大街一拐进土堤街，司机就把汽車开快了。汽車很輕很柔和地沙沙响着，飞也似地开过灰色的、寬寬的、看着就象一条地毯拉紧了似的柏油大道。娜特卡把头上藍头巾拉下来，讓风更有力地扑到臉上，讓风任意地吹动她烏黑的头发。

他們两人坐在車站食堂蔭涼的阳台上等火車。这儿看得見路軌、显眼的信号机和挺陡的柏油站台，人們正在那儿赶郊区火車。

謝加洛夫要了两份飯、一瓶啤酒，还要了两份冰淇淋。

① 別薩拉比亚是苏联領土的一部分，1918年1月被羅馬尼亞貴族强占，直到1940年6月才归还苏联。同年，別薩拉比亚的大部分土地和原来沒有被强占的摩尔达维亚土地合起来，建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叔叔，”娜特卡一面想着一面說，“三年前我跟你說過，我要當個飛行員，或者當個大海輪的船長。可結果呢，先送我進蘇維埃黨校：進黨校學習吧，他們說。如今呢，又派我做少先隊工作：去工作吧，他們說。”

娜特卡推開盤子，拿過很快地化開的一碟粉紅色冰淇淋，瞧瞧叔叔，象等着他來回答。

可是叔叔喝干了一杯啤酒，用手掌擦擦硬胡子，却等着她說下去。

“派我做少先隊工作，”娜特卡固執地又說了一遍。“飛行員在天上飛，輪船在大海上航行。連小薇拉，就是跟我一起抽出你那把刀的，過兩年也要當工程師了。可我呢，就待下來做少先隊工作，也不知道為什麼。”

叔叔謹慎地問她：“你不愛你的工作？不愛，還是干不了？”

“不愛，”娜特卡一口承認說。“叔叔，這工作重要，我也知道……道理我都明白。可我就覺得我干這個不合適。你不明白嗎？吶，就打个比方說：那時候國內戰爭打響了，可把你叫去，跟你說，謝加洛夫同志，槍您不要動，刀也留下來，上某某學校去教教孩子們語法跟算術吧。你怎麼樣？”

“那我就要成個挺糟的語法老師了，”叔叔留了神，說了句笑話回答她。停了一會，他想起了什麼就笑了笑說：“可有一回，領導上把我從軍隊里調出來，讓我離開了前線。整整三個月，我忙着計算一車車的燕麥呀，干草哇，運走一袋袋的面粉吶，把一桶桶的白菜裝車啊。這時候，我那個部隊早給打散。咱們軍隊冲上前去了。咱們

軍隊又退回来了。可我呢，一个劲儿走来走去，計算呐，过磅啊，打发車子开走哇，要求更准确，更多，更好哇。依你說，这又怎么样？”

謝加洛夫瞧瞧娜特卡阴下来的臉，又大大落落地反問她：“你干不了嗎？那你就学习吧，孩子，加把勁吧。象酸白菜这玩意儿，我原先在軍隊里，也只有吃到菜湯才用羹匙舀。可这一下，白菜一車車来了，烟草、青魚也一車車来了。有一回来了两軍用列車的牲口，都半死了，可我把它們給保住了，喂大了，养好了。十六軍驗收員从前綫来，一看，牲口一只只毛色又光又滑。他們說：‘天呐，真給我們来这么多嗎？这会几咱們一团团人就光啃些个土豆，又瘦又弱，气力都沒了。’我記得还有位政委挺愛鬧，左也来右也来地要亲亲我。”

謝加洛夫說着停了停，严肃地瞧瞧娜特卡。

“当然，我沒跟他亲，我生来不娶这个。我說吃吧，同志們，請随意吃吧。嗯……就这样。我都說到哪儿啦？总之，娜特卡，你别胆子小，那不管什么事，自然都会搞好的。”謝加洛夫打由不高兴的娜特卡头頂上看过去，不急不忙地跟一位走过的指揮員打了个招呼。

娜特卡瞧瞧她叔叔，心里不相信：他这是怎么啦，沒听明白，还是存心这样呢？

她就生了气問他：“我怎么干不了？誰跟你說我干不了？都是你自己給想出来的。都是你！”

她臉脹得通紅，給刺伤了，一口气举了十几个例子来証明她干

得了。不但干得了，还干得挺不坏，干得挺好。她說夏令營籌備工作大評比，他們是全邊區第一名。正爲了這個，她才到克里木，到最好的少先營去休養。

“噓，娜特卡！”謝加洛夫羞她說。“那你該高興啊，可瞧你……依我看……娜特卡，你真象我的小馬魯霞！……她也是個飛行員！”他苦笑着把話說完，踢馬刺亢亢响着，站了起來：這時候鐘响了，扩音器大聲報告說，上塞瓦斯托波爾去的第二次車，旅客現在可以上車了。

他們穿過地道來到站台上。

分別的時候，謝加洛夫叔叔跟娜特卡說：“你回來先給我個電報。我有工夫就來接你，沒工夫就叫人來。來住兩三天吧。瞧瞧舒爾卡。這會兒你不認識她了。好，再見！”

他愛娜特卡，看見她就想起自己的大女兒。當他帶領部隊在燃燒着戰火的別薩拉比亞邊境上馳騁的時候，他的大女兒在前綫犧牲了。

早晨，娜特卡上餐車。餐車挺空，就一個紅頭髮的外國人坐着在看報，兩位軍人在下棋。

娜特卡要了份煮雞蛋、一杯茶。她等着茶涼下來，順手從一盆花後面拿過一本雜誌。這是誰給忘在這兒的，都是去年的了。

“噯……都是些老新聞：‘奧地利開槍射擊工人的示威游行隊伍’，‘法國馬賽碼頭工人大罷工’。”她翻着雜誌，一下子眯起了眼睛。“還有這篇……也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她眼前是張象片，圍着黑框：這是位羅馬尼亞姑娘，正確地說，是位摩爾達維亞的猶太共青團員，叫馬麗察·馬爾古里斯。她被判五年苦役，逃了出來，第二年又給捉回去，在基希涅夫監獄陰森森的塔樓里被殺害了。

她一張臉黑黑的，綫條柔和，不太端正；兩根粗辮子有點蓬亂；一雙眼睛明亮鎮靜，定神瞧着。

當時她被帶到耀武揚威的憲兵軍官那里，或者帶到殘酷无情的特務機關密探那里去初審，八成就是這樣站着，八成就是這樣瞪着他們的。

……馬麗察·馬爾古里斯。

娜特卡合上雜誌，放回原來地方。

天色變了。起了風，天邊飛快地卷來一片片濃雲。娜特卡看了它們半天，看着它們湊合在一起，變黑了，一塊兒飄來，一路上互相穿透，緊緊結成了一片大雷雨的烏雲。

大雷雨要來了，列車員趕緊關上了蒙着灰塵的厚車窗。

在一個小站前面，火車很急地剎住了車。餐車里又進來兩個人，一個高個兒，帶着個孩子。高個兒灰眼珠，左邊太陽穴底下有個十字傷疤；孩子只有六歲光景，淡黃頭髮，兩眼睛黑黑的，挺快活的。

孩子指指一張空桌子跟高個兒說：“上這兒來。”

他俐索地爬上椅子，跪起來，把一個玻璃盤拉到面前。

“爸爸……”他指着一個鮮紅大蘋果求他爸爸。

他爸爸回答說：“好，可是等一会吃。”

“嗯，等一会吃，”孩子答应了，拿过苹果，放在盆子旁边。

他爸爸拿出支烟器。

他跟那孩子說：“阿里卡，我忘了带火柴。你去给我拿拿吧。”

“在哪儿？”孩子問着，一骨碌从椅子上爬下来。

“在房間里小桌子上，不在桌子上就在大衣口袋里。”

“就在大衣口袋里，”孩子念叨着他的話，向开着的餐車門走去了。

穿灰色軍裝上衣的人翻开報紙。他跟孩子兩人說的几句话，娜特卡觉得新鮮，都听进去了。她用眼角看看他，不大贊成他的做法。

这时候窗外唧唧一声，車长吹哨子開車了。

那人連忙攔下報紙出去。回来已經是两个人了。

“你来干什么？我会拿来的，”孩子問着，又跪到椅子上。

他爸爸回答說：“我知道你会拿来。可我想起，一份报也給忘了。”

火車开快了，呼隆呼隆，飞快地开过了桥。娜特卡看着給瓢潑大雨拍打着的河水跟草地，看出了神，冷不防看見那孩子指指她，問了他爸爸一句什么話。他爸爸沒回臉，点了点头。

那孩子扶着一張張椅子背，向她走过来，挺亲热地笑笑。

他指着从花盆后面露出来的杂志說：“这本书是我的。”

娜特卡問他：“怎么是你的呢？”

“我把它給忘了。噯，是早晨給忘的，”他疑心娜特卡不肯把杂

志还他，给她解释說。

“好吧，是你的你就拿去吧，”娜特卡回答着，看見他眼睛亮起来，两道看不大清楚的眉毛很快地湊在一起。“你叫什么？”

“阿里卡，”那孩子清清楚楚說了一声，一把抓住杂志，就跑回他的位子上去了。

娜特卡直到在辛菲罗波尔下車时才又見了他們一次。阿里卡从敞开的車窗里往外瞧着，指住已經不远的蔚藍山頂，跟他爸爸在說話。

火車又飞也似地开走，上塞瓦斯托波尔去了。娜特卡把口袋往肩膀上一搭，就迈开大步进城，要赶当天第一班公共汽車上海边。这个海，她还是完全陌生的。

娜特卡穿了一条藍色灯籠褲、一件汗背心，拿着条毛巾，順着弯弯曲曲的小道下山到海边浴場去。

她一走到法国梧桐林蔭道上，就碰上一群孩子上山。他們刚到，提着小包裹、小箱子、小籃子，兴高采烈，滿身灰尘，挺累了，可手里还抓住一路上急急忙忙撿来的圓石子、脆貝壳。不少人还赶上在道旁撿来酸葡萄，把腮帮塞得鼓鼓的。

娜特卡跟这群吵吵鬧鬧的孩子走在一块儿的时候，問他們說：“小朋友，你們好！你們从哪儿来的？”

孩子們挺乐意地回答說：“列宁格勒！……穆尔曼斯克！……”

娜特卡又問：“坐汽車来的坐船来的？”

孩子們剛坐过船，听了这个悦耳的字眼都乐了，异口同声嚷